

雙

槐

歲

抄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
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 上問今
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
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
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
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
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

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
盡心輔之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
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擊射連發皆
中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
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
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其賜名馬錦綺諸蕃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
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
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
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
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
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
區區百年草木同腐子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悼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岿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襪。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

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
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
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
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餞少保大學士黃
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
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求樂聖
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
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
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
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
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鳥鷺
鷓鴣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殺在俎酒在壺
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
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斲
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
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
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
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
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

本又詠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作皆一視同仁
氣象真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貲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
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
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
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
三王二帝軒與羲文章道德後世師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相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茲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踈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闡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爲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筵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賚予求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內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筵前

視草類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盃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躋保傳叅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厨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補爲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未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
中無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置寮屬明年冬命文武

大臣內閣及東宮官無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爲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陝荆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翀爲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

長楸教諭徐來達俱編修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
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讓從善長
楸末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楸力諫出獵綸則疏言
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爲戶部尚書無謹身殿大學士
瑛爲禮部尚書無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
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末達鴻臚卿
長楸鬱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楸綸素強
諫不少詭隨最爲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

鎮交趾而長楸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
主事道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楸以罪
連及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
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沒長楸坐禁繫
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被宮
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
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踈放仍
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卧水

求母屍舉孝廉爲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求
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剖肝及臂爲湯液以
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剖肝
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
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群鳥飛鳴廬上所
種樹有鵲來巢求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
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
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
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

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求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 東宮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叅議致仕按文華殿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並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求
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
母撫教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
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恃靖
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
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鄙

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君德爲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銓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庶耻爲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徼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尚御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

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
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
章皇之用人視烈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
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
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
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澄滑涓不竭
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葺禱皆

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
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
月翰林修撰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
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諭寺僧曰
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
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
至矣比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
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
歎異者久之往尋所蟄屢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

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
乃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瑯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
詩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
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鬪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
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網縕
遶戶彌月里間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琰馳驛
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
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鄆平人也直

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爲妃以應占而孫
次之 宣廟即位胡爲 皇后孫爲貴妃榮自光
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
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
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
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

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爲
太皇太后孫爲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
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母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
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
占因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命考

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且公與北院

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

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是憲

臺爲之廓清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

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復

攘邪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爲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求樂丙戌登進士爲御史宅母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產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爲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

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
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複姓皆
更易以倣中國如拓跋則爲元氏之類是也曾未
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
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
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篋
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
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
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
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爲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祺爲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冊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爲君父顧爲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雖禫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爲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
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爲追贈是
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爲
無謂然猶行於既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
爲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

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爲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
於乎人倫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
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

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虞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竄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所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
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
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
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
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
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無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
爲家鷄樹騰聲鷓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
陵之策山燕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劒氣浮
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
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懸費明珠之彈雀視
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
肝於衛懿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
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
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
四海以爲池稟潤天潢承輝日觀威蕤先路鳥奕
渠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益承六朝之遺習
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銜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太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爲狀元必遜寒峻徽宗時
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鼎爲首雖親
王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鼎
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
年少寡學未堪爲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
授別職亦得自進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
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
修撰廕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恩
纒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露
被可謂竒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
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
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
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
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

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
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
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
受污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
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
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
門內闕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
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
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
鬼石璞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
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卣前列
金杯十餘問曰女官臣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
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
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爲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
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
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
詣京 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叅駁一年乃除

岳州府學已而 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待

東宮 上曰趙文可即召至 御前面諭授春坊左

中允賜讌俾為輔導蓋以向歷事為優異也宣德

癸丑冬 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

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

士胡端禎廖莊宋理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

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

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

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

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

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爲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
求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
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
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據老
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
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其焉時
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
刑以三年爲期己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
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
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
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
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求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
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
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
奎官終叅議璉吾廣東筦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求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
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趾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琬踰半載餘無

舉者乃勅諭行在吏部切貴之八月始以吏部員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在翰林編修銓等爲叅政叅議副使凡十有九人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并罰舉者按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寔薦舉不以實降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廢由薦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言語能文章爲賢而畧其過求樂已丑取用孟周
等三人以爲御史令洗雪其在前罪犯嘗顧問近
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
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爲
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
孫在側心亦竒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爲
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
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繩

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泣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宥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僨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後人然求其用心之勤

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
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
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
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
舊祭靴服舊綵章氣色依然藐視民事若干涉真
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
督至百戶有差旣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
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

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徃征亦集乃多所俘獲
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
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于永樂癸
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
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
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
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
配者尤甚惟堦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堦正軍

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

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囚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囚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爲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官兼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

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宣嘗侍 上講讀
坐罪謫廬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戍籍而官輿爲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
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
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
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 命右通政徐琦副
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
伍 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 德意除黨戍之籍復

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

智

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

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

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

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

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

拷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

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抄卷第四

雙槐歲抄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

英宗初御極方議開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

上右武於是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

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

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藝既尋常性復庸懦常

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徃役關門大見親昵輿論鄙

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

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羨
其容貌瓌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 上亦
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閱
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 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
邪然竟無殊錫戍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
邊圍命源與恭順侯吳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
兵官爲前鋒逆戰塞外已已

上親征廣扈從至大同賂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
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

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塵廣乃帥師

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禿兒以功上十一月 景帝
即位陞廣都督同知廢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
弟澗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
英宗復辟盡以源庄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
左都督卒追封漂陽伯謚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
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內府教書

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 東宮 親王讀書其中學
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爲講授而選國子生
爲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

常茂康鐸等入侍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
各授官未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
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
宋琰輩輪日入直名爲內府教書實則與國初
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紳服闋來朝以舊學之
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
邸上踈薄之命解內閣幾務與紳同教內侍之
秀慧者開席于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
寧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
薦于朝年纔十二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

殿績學未幾出爲國子乙卯春三月

英廟改一寧爲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狎
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寧累遷少宗伯兼學士入
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
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
天順後罷之惟於內府書堂專命翰林官徃教
遂爲定例

蒙古瓦剌

元順帝北遯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
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帥師
大敗之于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
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弒其強臣猛哥帖木
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
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
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
魯台日相讐言殺乃來朝貢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
王太平賢義王把禿亭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
里走臚朐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丘

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 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遜
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
里而立答里巴為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
台為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 上親
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遜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
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
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親征次殺
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 上復親征
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于榆木川宣
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

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噠
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
犯邊十四年上親征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
先奉

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弒脫脫不花遣
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爲瓦剌王
蓋蒙古諸部悉爲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
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
也矧其俗孳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
弓矢刀鋌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鬪每入寇

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
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
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
則備邊之策柰何足食足兵比屯且守俟其部衆
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朶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
爲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
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潘

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
計而朶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
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修山海
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
地與之以內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
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戊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于屈烈河宣德三年

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

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筭正統九年窟伏
迤北時出擾邊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
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江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
山遇泰寧孛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
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
牧正統末附於瓦剌爲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

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
邊人嗜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
一遭剽劫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
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
援本相聯屬首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
哉

倭國逸書首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
祖訓云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
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備倭官軍永樂初國王

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
大敗之雖朝實詐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
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爲行人兩使日
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
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人俱賜一品
服以徃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

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修按
溫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徃來俾進逸書使五經
由是而完帝主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朝覲旌勵

正統己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庶能豈第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是其言不許徇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鎡等庶能治行眡衆爲優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

命吏部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與宴
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
皆謫戍旌勵之道備矣

睿皇酌而行之其務爲寬厚者與

石主事抹師

石大用者薊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
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于監前大用會六
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
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
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無

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䟽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益氣誼素爲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爲省掾八品流官選爲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戊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

敬等爲之益是時掌府事者爲 秦晉 燕王故

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
周原張勤李暹引奏

上命還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爲之自此科目之士無
復少溷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
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以告密謀累
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己丑正月

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 上謂

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
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

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
傅衡 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
而御史洪秉龍士安等四人入見 上曰御史朝
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爲遂
黜秉等爲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耳宣德
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况鍾前後以
郎作郡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胥正統中江陰
徐孟晞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涼累遷至兵
部尚書爲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
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

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
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
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
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歿晞爲舉殮送之歸及爲殿
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
二守上胥掾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蓋尠我朝
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鞏縣魏敏
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

訃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三年求樂中召為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求樂中簡侍皇太孫累官吏部侍郎真定畢鸞父文顯莒州學正卒事

宦藁殞於莒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淚養
母不離左右比喪母衰經徒步走莒負父骨歸而
合葬焉廬于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兔
引子游其廬若素豢者巨蛇蟠于門右恒衛守之
正統壬戌登進士爲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
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
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栢數百株烏鵲鷗鷺
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追贈焉子廷璽廷瓚皆登
科第而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爲衢
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

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旱麓小澗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為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永慶都懼憂去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 詔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為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為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雜職人負許應鄉

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
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
經無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
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無作者聽永樂辛卯
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主考惟兩京用
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
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
講不學夔待讀尹鳳岐皆嘗爲吾廣主考宣德已
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
則見任奉 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

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書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述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減場卷爲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闈闈得陳康懿公後爲舉首皆至尚書爲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叙以爲恨吾廣丘文莊公澤黜於辛未岳編修正見其卷大

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場總在霸薊二州及永清縣若定興安肅二縣之間臺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

哨神機以肄鎗手

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議者以三營各自團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蕭愨謙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

領焉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
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
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
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
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
之大畧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
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近日本兵
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
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混支
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

至二錢五分爲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挫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操

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聚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羨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

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秕矣其
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
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
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
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
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
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爲厲
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貞巡督茶馬然增給
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

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爲命一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爲科差我以茶爲酬價故哈立麻輩見禮於

文皇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筭也乃若回回市馬償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陝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千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

之於民者宜倣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庠之
所順游息之性定爲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寬其追
陪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擘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
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
乃暮夜潛歸室人爲設酒食盡懼鳳欲就宿輒辭
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
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妾生子將踪跡之君
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

蘇錢曄嘗寄之詩曰琴劔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
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
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
惟有家山在夢中曄亦豪黠以貲爲都司經歷鄉
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曄多所囑托反
訐奏貢罪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
有旨以同寮不和俱黜爲民曄本一富民第以
貲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命下之日人無
不驚訝

戊辰登科錄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
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蓋州衛依
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
花則會元岳正通州灤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興早
世生母劉或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妬居大興隆
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
任太監尤爲異事古稱謁者監曷嘗有兒然則泰
非邪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
是科預者有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柰亨太常
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者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闖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

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時胡忠安澐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制曰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思有陳氏女寡返
在室贅爲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
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
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
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
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
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
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
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

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
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叅議贊記一事云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
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
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
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
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
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
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

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
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
四月也

巳巳禦虜諸將

正統巳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鐵頭
等自紫荆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
石亨協守萬全坐不掇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
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
務營于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
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

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蹈藉死管神
機營都督范廣禦之于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
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
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鏜及廣帥師破
餘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
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克
叅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
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
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謙惡其擅調
也請誅俊上不問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

練從之既至謙併効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上命逮繫議罪俊辯曰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闕外之常乃罪俊邪詔斬于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平忠良死矣奚以功爲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言奉

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大師坐右脫脫大師坐左其意蓋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溝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絕仍設

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
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 駕還亨等
之功也初張軌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劾其失機負
罪不可用 上宥之自是軌與亨比恨謙最深景
泰末亨軌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
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軌一日
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
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
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爲言 上重違亨
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說斥薦

其私人爲民叅議廬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
洪與廣爲最孫鏗郭登衛穎柳溥次之張軌紀廣
輩齷瑣不足筭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
垂至膝望之竦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劫營
虜畏之呼爲楊王俊死後含痛而歿追封穎國公
謚武襄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
東寧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
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
鬱九原石亨雖自撥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減向

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部諸司皆當逮治 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

邸王監國即位 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

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
請井取酒薦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
景皇以罷答之不爲僞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謠

正統末京師旱童謠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
岩再來謝了土地滴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
成王有此土也雨岩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

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

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爲停止會寺成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齊寧楊浩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邪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爲言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自弒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

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筮仕河東運司判官

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陞辭日 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及寶鏹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珊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玠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

兵武都督毅發玠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玠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爲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

上皇長子在東宮玠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

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
書之謚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
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
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玘以大赦
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玘以作其氣
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毅以事降黜崇因此致
仕其後見濟瘍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
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
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 上皇與俱以絕人望
景皇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

謫戍鐵嶺衛及

上皇復辟時珖已死發棺鞭屍

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
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
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旣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
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
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
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訐奏文淵之死寔諸
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
珖爲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
徃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
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
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訐奏 詔充原籍學生丙子
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
泰也內閣陳循子璵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
考試官少卿無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
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
正統摘其語以激 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
有 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毅力疾言於朝

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

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衛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彝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不第甲科除知荊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章侍郎綸子玄應既舉于京闈再舉于浙江事絕與崇嶽相類

雙槐歲抄卷第五